

# 別離與重生：林立童話中的母親形象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蔡明原

## 一、戰後臺灣本土第一代兒童文學女作家

林立，本名林玉敏，1964年發表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童話）〈小椰子的流浪〉，並以少年小說《山裏的日子》（1975）獲得第一屆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少年小說獎首獎。身為「戰後臺灣本土第一代兒童文學女作家」的她創作文類相當廣泛，上述之外還包括了生活故事、臺灣諺語故事、寓言等。洪文瓊認為在戰後創作對許多作家而言是十分艱困的工作，因為在語言使用變成是一種寫作資本的情況下，要進入文學領域門檻便提高了。因此，「兒童文學作家林立」的意義是多元且具有指標性的；其中一個就是在傳統框架中性別地位的突破與彰顯。在五六十年的臺灣社會，女性能力的發揮（或者說是限制）多半是在「家庭」這個場域中。這幾乎是近似於天職的想像與認定，女性在其成長過程中都是在一種較為次等的位階中被承認其價值，例如在婚姻關係裡被要求得「旺夫」、「遵守婦道」。在家庭結構中則是一肩扛起許多重責大任的成員，例如「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等，這樣的刻板印象卻是對女性最大的肯定與讚許。

林玉敏是一位「專職媽媽」，這是她面對丈夫、子女和「家」這個地方的所扮演的角色；而林立則是她走出家庭、面對世界的稱謂，以「兒童文學作家」這個身分找到了不一樣的自我、實現了從小時候就已然存在的夢想。她在《小泥團》的〈後記（一）〉中說：「在有限的現實裡，要求無限，只好找幻想，也就是藉故事的無限，在現實裡得不到，在故事裡都能如願以償。這個無限，對我具有無邊的吸引力。活到這把年紀，常常想是怎麼活過來的。是什麼使得我能活過這一生。我發現的是，『故事』和『寫作』。故事給了我現在現實裡無法如願的夢，舔了我在人生經歷過程的傷痛，讓我重新產生活力。『故事』讓我在它的『世界』，盡情地伸展雙翼，自在地飛翔。」這是一段非常透徹直白、把生命中最壓抑的那個部分完整表露出來的發言。也就是說，如果不嘗試著去探索、接近這個「無限」的世界以為自己可以「安於現狀」，對作家而言更可能會讓人生陷入深沉的困境。對林立而言，誠實地面對悲喜交錯的生命狀態是她之所以接觸文學的理由之一。文學消弭、折衝了許多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與激烈的對峙（傳統向自我價值的不斷剝奪），寫作者因此有了身心安頓的可能。這是文學的大能，也是人生總有難以言喻、無法渡繼的時刻的明證。

這樣的心境在某種程度上頗能為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婦女）代言，意思不是說每位女性都想要創作、寫作故事，而是在教條的、傳統的時代氛圍裡有沒有機會、能力找到一個可以喘息、透氣的空間，這反映的是傳統社會對性別自主的標準並不一致。

本文將從性別角度出發、以林立的童話作品為研究對象，主要提出下列幾個問題。第一，「孤兒」（失親失依）這個形象的設定在林立的童話作品中相當頻繁地出現，可以發現在這些角色

們成為「孤兒」的原因有些是被動、有些則是被迫的。我想問的是，在童話裡透過「孤兒」形象的展演，母親這個角色是如何被描繪的？第二，「孤兒」的身分是雖然暫時的，但它是作品中的人物在取得成就、成功蛻變的必要條件。母親和父親雖然都是支持的力量（以各種形式陪伴孤兒），不過在功能性卻有所別。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個差別？它和性別差異有關聯嗎？

## 二、流浪的「孤兒」：別離以及旅程的終點

林良在〈談童話〉（收錄在《小東西的趣味》一書中）這篇文章中討論了「童話」這個文類的特性、今古中外的差異等。「幻想」（fantasy）這個特質是無庸置疑，那是童話之所以成立的條件。文章中提到了兒童文學寫作者的心靈會和孩童讀者產生連結，那種交流的產生讓屬於文學的美感經驗得以傳遞：「童話作家以『人性的觸鬚』去描繪一個想像的世界……童話創作作家跟兒童心靈的交往。他以善良的人性哺育兒童，並且跟兒童品嘗共同的驚奇、喜悅的感動。以一般嚴肅拘謹的觀點來看，童話是荒誕無稽的，但是又不能不承認它的入情入裡；童話是胡說八道的，但是又不能不承認它的可圈可點。」童話已經內建了一套根基於人性的邏輯，它看似和「荒誕無稽」的作品外貌有些衝突，但推敲細節的話就會發現那是種合作關係。

林立的童話作品的意旨都相當鮮明，不會有被怪誕、過於奇巧的情節模糊了主題的情形出現。作品的文字風格平白直接，語調口氣的掌握十分精準、鮮少使用刻意討好孩童、太過幼稚的語言。情節的推展相當明快，不會在某個事件上推託、打轉太久是作品的特色之一，也因此讀者很快就能進入到作家所營造出的情境中。例如〈小椰子的流浪〉的第三句話就說明了流浪與成長將會是這篇童話的主軸；故事是小椰子們準備離開椰子樹媽媽找尋可以茁長的土壤。其中一顆小椰子特立獨行，跳入大海、想要在汪洋中飄流到陌生地方。媽媽很擔心他的安危、百般告誡，卻阻止不了小椰子奔走的心意。結果正如母親所提醒的，失去親人懷抱並且又投入全然陌生環境的他陷入了險境，他說：「早知道聽媽媽的話，留在島上就好了。」遇到挫折、危險後開始懷疑、否定自己，這是成為「孤兒」後的小椰子的直覺反應，因為曾經有更安全的選擇在他面前。

〈我的媽媽呢？〉這篇作品是以蝌蚪黑黑為主角，敘述牠找尋、想要知道自己的媽媽是誰的過程。作者相當巧妙的運用了青蛙這種生物的「變態」特質，安排了一連串有趣、危險以及悲傷的情節。黑黑並不是自願成為孤兒的，所以母親的形象（真實樣貌）就像謎般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探索、探問試著去解開。但是這個願望終究沒有實現，但最後牠也成為了一位母親。產卵後的黑黑不願離開半步，因為牠不希望同樣的遭遇又重演一次。藉由產卵、孵化等步驟，黑黑總算了解為何當初會遍尋不著母親的原因（差異甚大的外貌）。出乎意料的是，滿心期盼要給予孩子（蝌蚪）溫暖的黑黑，卻發現牠們在有能力後就一隻隻游走了。

Carol S. Pearson 在《影響你生命的 12 原型》裡詳細探討了人的 12 種人格原型，分別是「天真者、孤兒、戰士、照顧者、破壞者、愛人者、創造者、統治者、魔術師、智者、愚者、追尋者」。他認為「每一種原型負責不同的人生歷程」，而且是「我們的內在指引」。關於「孤兒」這個原型的內在狀態，「重獲安全」是其首要目標。此外，它會是「人類成長經驗中的重要部分，

甚至有絕大痛苦經驗的孤兒特質的人，會覺得康復過程中所得的恩賜，使得因被遺棄而帶來的痛苦，顯得非常值得。受傷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激勵我們開始朝內在探索。若我們未曾受過傷，我們將永遠停留在天真無知的狀態，永遠無法成長或學習。」身為「孤兒」所擁有的各種負面感受如背叛、厭棄、自我否定等都是對這樣的狀態的最強烈的抗拒。因此，脫離這種狀態的動力往往是來自於追尋「母親」形象的渴望。正如 Carol S. Pearson 所說的，正視傷痛意味著心智的強韌以及為擺脫蒙昧所做的準備。從這個角度思考，成為「孤兒」（非自願）反倒是成長契機；它將逼使我們直視內在最殘弱、無能的一面，然後重新捏塑出相對完整的自我：即便那是帶著疤痕與缺陷。

〈小椰子的流浪〉裡的小椰子在絕望之中一度想要放棄，但媽媽曾經說過的話給了牠勇氣：「我必須奮鬥下去，盡我的一切力量，勇敢和海洋爭鬥。假如這樣再不成，媽也會原諒我的，媽才不會說我是個不中用的弱者呢！」母親在此刻扮演的是轉化苦痛感受為進步動力的角色，牠不一定要是具體形象才可以發揮功能。進一步看，牠的影響力是如何產生的？在故事中，流浪的旅程開始之前這些小椰子都是被母親呵護著，並且給予了許多暖心的建議。這樣溫柔和平緩的姿態在這些小椰子心中的形象是值得信賴、寄託的，「母者」才會在許多關鍵時刻以各種形式被召喚出來。

而在〈我的媽媽呢？〉這篇作品裡母親形象是匱乏的，不過這卻開啟了主角黑黑的尋親之旅。主角在這段同樣是重重險阻的旅程中沒有放棄，這意味著「母者」即便被符號化、空洞化仍會是一種天性的欲望。故事最後是這些剛孵化成小蝌蚪們不論怎麼呼喊，都一一的離黑黑遠去，當牠說：「『我是你們的媽媽。』……可是，吸著水草的小蝌蚪們，卻用猜疑的眼光看著她。」這樣的結尾的設計有著相當濃厚的離愁之感，不過童話裡生物的特性不會因為情節需要而改變，作者不以追求美善、和樂結局為目標，不悖離現實世界運行準則的寫作策略值得重視。

### 三、「為母則強」：兩難的抉擇

在林立的童話裡，母親的形象（無形）除了是可親且具有驅動力外，我們可以發現它可以隨著情境的不同而有著不一樣的姿態。例如在〈小燕子南飛〉中燕大哥因為貪吃而生病，無法隨著燕爸爸、燕媽媽、燕二妹和燕小弟南飛避開寒冷的冬雪。多方考量之下，決定由燕媽媽留下來陪伴虛弱的燕大哥：「我相信做母親的我，會比當父親的你善於照顧孩子。再說，我一個人實在沒有把握帶兩個孩子飛那麼遠，這件艱難的工作還是只有你能夠勝任。」往南方飛行代表著生命的延續，留在原地坐等風雪則可能迎來死亡；燕媽媽口中的「艱難」工作到底是哪一項應該就很清楚了。這種身為「母者」、無畏於死亡的態度很難說是與生俱來的，通常是在許多現實景況的逼壓、推擠下逐漸形塑出來的。在這篇故事中，燕媽媽思考的是找出讓所有的孩子都生存下去可能性；這一點在旅途中更是被放大到極致。像是在橫跨大海時燕大哥已經沒有力氣、快要掉落時，是燕媽媽以背部撐住牠拚了命往陸地飛去。「母者」做出超越能力範圍的行為基本上已經先放棄了自我，把他人的安危當作是生命的唯一價值、把身體運作到達極限。最後這對母子平安的降落，這樣的情懷雖然頗為驚人、其實也像是一場把生命當籌碼的賭注般

充滿風險。

〈貪玩的母天鵝〉裡的「母者」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母天鵝不顧勸阻執意要在下蛋前夕到遠地遊玩，果不其然就在陌生的地方生產。這件事情發生後天鵝夫妻才想起在家中還有數顆蛋要照顧，在兩難的處境中牠們選擇了將最新的蛋以枯枝樹葉隱藏起來然後先趕回去。這顆失去母親呵護的蛋歷經了眾多動物鳥禽的覬覦、玩弄，最後被送到一隻母鴨的巢中。和〈小燕子南飛〉這篇童話一樣，在情節上都給出了讓人困擾的選擇難題。兩篇作品放在一起比較的話，〈貪玩的母天鵝〉裡的母天鵝把蛋先擱置不管的作為雖然保守，但背後原因也不難想像。與其在求全和護舊之間進退失據，牠們選擇了維護最大利益的作法。

#### 四、結語：美好結局的期待

從以上討論可以知道林立童話作品裡的「母者」有幾項特點。第一，牠們的形象大部分都是透過對於子女的關懷、疼愛所描繪出來的，例如椰子媽媽、蝌蚪媽媽和燕子媽媽。換句話說，牠們的個性、性格都是依附在他人的生命境遇中才得以展現。第二，作品中的「母親」們都仍在持續學習如何扮演這個角色，牠們在親屬關係中的位階是相對低的。在家庭責任的分工過程中，性別往往是一種條件和約束；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母性」性格的激發和作用（心理與精神層面）在多數時刻（家庭關係、結構的維續和完整）都扮演著比物質事物（父親所能給予的）更關鍵的角色。林立童話中的母親在許多情境裡的姿態是被動的並因此顯得柔弱寡斷，但這種反應背後卻意味著生命延續的可能以及展示出了在親情上最決絕、最隱而未顯的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犧牲、奉獻等試圖抹除自我（生命）的具體行動上。

林立的童話並不完全走「真、善、美」的路線，她在作品中相當忠誠地演繹了現實人生中的悲歡離合，因此所謂的美好結局並不常見。這對孩童讀者來說可能是種挑戰，所有閱讀童話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對於美好結局的期待都得打消重來。不過我認為這換來的可能是更珍貴、更可喜的收穫，比如說在歷經挫折、打擊之後以為自此將從逆境中翻轉重生而結果卻是再一次跌落谷底。這樣的預期反差造成的停頓效果對心理層面來說可能是種鍛鍊，可能將成為在脫離童年步入社會之後克服困境時所需要的能量。

#### 延伸閱讀

##### 少年小說

1. 林立作，曹俊彥插圖。《山裡的日子》（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572919286
2. 林立作，曹俊彥插圖。《到了城裡》（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572919293
3. 林立作，曹俊彥插圖。《阿里達的吶喊》（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868825703

##### 童話

1. 林立作，劉宗銘插圖。《小泥團》（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868825710

##### 生活故事

1. 林立文，徐巧榮、陳明珠圖。《紅色的康乃馨》（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868825734

##### 寓言與臺灣諺語

1. 林立文，劉宗銘圖。《野菊花與地藏王菩薩》（臺北：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2）ISBN 9789868825727